全梁文/卷四十二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全梁文　卷四十二

任昉（二）

卷四十二

任昉〈二〉

任昉〈二〉

为齐宣德皇后令

西诏至，帝宪章前代，敬禅神器于梁，明可临轩，遣使恭授玺绂，未亡人便归於别宫。〈《梁书武帝纪》上，《南史》六。〉

齐宣德皇后答梁王令

承固兹谦揖，未膺大典，敬复雅旨，良有怃然。夫至寂难原，言象所绝，教思有律，感通斯在，所以异人者神明，同人者用舍。王诞兹上睿，对越天行，德冠二仪，化周群动，生民以来，一人而已。但达节弘道，每濡迹於中庸，神照惟几，不抑心於钻仰，范宣既让，其下取则；况圣图睿范，歌思是归，廉约虽弘，庆赏遂替，诚贤者悦义，长难进之风，不肖者矜功，沮竭力之效，劝沮之间，所差已远，王何得不暂纡雅何，允答天人，使朕夜艾以安，早朝有预。今遣率兹百辟，申荐诚款，万致一途，烦言可略。〈《艺文类聚》十四。〉

宣德皇后敦劝梁王令

宣德皇后敬问具位，夫功在不赏，故庸勋之典盖阙，施侔造物，则谢德之途已寡〈《艺文类聚》作冥。〉也。要不得不强为之名，使荃〈《艺文类聚》作铨。〉宰有寄。公〈《艺文类聚》作王。〉实天生德，齐圣广渊，不改〈《艺文类聚》作重构。〉参辰，而九星仰止，不易日月，而二仪贞观，在昔晦明，隐鳞戢翼，博通群籍，而让齿乎一卷之师，剑气凌云，而屈迹於万夫之下，辩折天口，而似不能言，文擅雕龙，而成辄削槁，爰在弱冠，首应弓旌，客游梁朝，则声华籍甚，荐名宰府，则延誉自高。隆昌季年，勤王始著，建武惟新，缔构斯在，功隆赏薄，嘉庸莫畴，一马之田，介山之志愈厉，六百之秩，大树之号斯存。及拥旄司部，代马不敢南牧，推毂樊邓，胡尘罕尝夕起。惟彼狡僮，穷凶极虐，衣冠泯绝，礼乐崩丧，既而鞠旅誓众，言谋王室，白羽一麾，黄鸟底定，甲既鳞下，车以〈《艺文类聚》作亦。〉瓦裂，致天之届，拱揖群后，丰功厚利，无得而称，是以祥光总至，休气四塞，五老游河，飞星入昴，元功茂勋，若斯之盛，而地狭乎四履，势卑乎九伯，帝有恧焉，輶轩萃止，今遣某位某甲等，率兹百辟，人致其诚，庶匪席之旨，不远而复。〈《文选》，《艺文类聚》十四。〉

又重敦劝梁王令

朕闻疋夫好仁，义在磨踵，君子行道，达斯兼济，未有尽器穷神，蕴徽章乎天植，高奠中樽，睹倾　而弗极。惟王德冠往初，功无与二，四时等契，两曜齐明，拟度天行，取则乾健，而运距艰季，道极百王，援义而起，一戎大定，罗山革草，罔不率从，用使商庭产艹悉，周阙树梓，倾宫既散，鹿台靡蓄，盛德大业，巍巍若此。日者事岐之号，爰发帝言，殊物备礼，率由寡昧，虽复云竿载路，清跸启行，昭德报功，未臻其极；而高揖天休，远存克让，俾予未亡，与惭日昃。今遣率兹百辟，人致诚请，庶有感睿心，霈然降志。〈《艺文类聚》十四。〉

为梁武帝集坟籍令

令，近灾起柏梁，遂延渠阁，青编素简，一同煨烬，缃囊纟延帙，荡然无馀，故以痛深秦末，悲甚汉季，求之天道，昭然有徵，岂不以昏嗣作孽，礼乐崩坏？及圣人有作，更俟兹辰，今虽百度草创，日不暇给，而下车所务，非此孰先？便宜选陈农之才，采河间之阙，怀铅握素，汗简杀青，依秘阁旧录，速加缮写，便施行。〈《文馆词林》。〉

为梁武帝断华侈令

令，夫在上化下，草偃风从，俗之浇淳，恒由此作。自永元失德，书契未纪，穷昏极悖，焉可胜言。既而璇室外构，倾宫内积，奇伎异服，单所未见，上慢下暴，淫侈竞驰，国命朝权，改移近习，贩官鬻爵，贿货公行，并甲第康衢，渐台广夏，长袖低昂，等和戎之锡，珍羞百品，同伐冰之家，愚人因之，浸以成俗，憍艳爽竞，夸丽相高，至乃市井之家，貂狐在御，工商之子，缇绣是袭，日入之次，夜艾未反，昧爽之朝，期之清旭。今圣明肇运，厉精惟始，虽曰缵戎，殆同创革；且淫费之後，继以兴师，巨桥鹿台，雕罄不一。孤忝荷宠任，务在澄清，思所以仰赞皇朝大帛之旨，俯厉微躬粗衰之义，解而更张，斫雕为朴，自非可以奉粢盛，修绂冕，习礼乐之容，缮甲兵之备，此外众费，一皆禁绝，御府中署，量宜罢省，掖廷备御妾之数，大予绝郑卫之音，仰度朝旨，暗同此意。其中有可以率先卿士，准的庶萌，匪食薄衣，请自孤始。加以群才并轨，九官咸事，若能人务退食，竟存约己，移风易俗，庶期月有成。昔毛玠在朝，士大夫不敢靡衣愉食，魏武叹曰：「孤之法不如毛尚书。」孤虽德谢往贤，任重先达，实望多士，得其此心，外可详为条格，以时施行。〈《文馆词林》。〉

天监三年策秀才文

问秀才，朕长驱樊邓，直指商郊，因藉时来，乘此历运，当扆永念，犹怀惭德。何者？百王之弊，齐季斯甚，衣冠礼乐，扫地无馀，斫雕元 刂方，经纶草昧，采三王之礼，冠履粗分，因六代之乐，宫判始辨，而百度革创，仓廪未实，若终亩不税，则国用靡资，百姓不足，则恻隐深虑，每时入刍槁，岁课田租，愀然疚怀，如怜赤子。今欲使朕无满堂之念，民有家给之饶，渐登九年之畜，稍去关市之赋，子大夫当此三道，利用宾王，斯理何从，伫闻良说。

问，朕本自诸生，弱龄有志，闭户自精，开卷独得，九流七略，颇常观览，六艺百家，庶非墙面，虽一日万几，早朝晏罢，听览之暇，三馀靡失，上之化下，草偃风从，惟此虚寡，弗能动俗。昔紫衣贱服，犹化齐风，长缨鄙好，且变邹俗；虽德惭往贤，业优前事，且夫搢绅道行，禄利然也。朕倾心骏骨，非惧真龙，辎軿青紫，如拾地芥；而惰游废业，十室而九，鸣鸟蔑闻，子衿不作，弘奖之路，斯既然矣，犹其寂寞，应有良规。

问，朕立谏鼓，设谤木，於兹三年矣，比虽辐凑阙下，多非政要，日伏青蒲，罕能切直，将齐季多讳，风流遂往，将谓朕空然慕古，虚受弗弘。然自君临万寓，介在民上，何尝以一言失旨，转徙朔方，睚眦有违，论输左校；而使直臣杜口，忠谠路绝，将恐弘

长之道，别有未周，悉意以陈，极言无隐。〈《文选》。〉

为齐竟陵王世子临会稽郡教

富室兼并，前史共蠹，大姓侵威，往哲攸嫉，而权豪之族，擅割林池，势富之家，专利山海，至乃水称峻。〈《艺文类聚》五十，案，「水称峻」下旧有「岩岩我君」十句，当是碑颂之文，误跳在此耳，今别归不知时代文中。〉

吏部郎表

郎官之重，千金非譬。爰在前世，实光选造，清通为首，终遂弗居，深识为度，累荐无获，承乏摄官，顾知其望。方今皇明御宇，升长咸亨，泾渭搢绅，无谬衡石，抑扬庶品，亦自能官，顾己循涯，孰用祗荷，唯知死所，未识所报。〈《艺文类聚》四十八。〉

为齐明帝让宣城郡公第一表

臣鸾言，被台司召，以臣为侍中、中书监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杨州刺史、录尚书事，封宣城郡开国公，食邑三千户，加兵五千人。臣本庸才，智力浅短，太祖高皇帝笃犹子之爱，降家人之慈；世祖武皇帝情等布衣，寄深同气，武皇大渐，实奉话言，虽自见之明，庸近所蔽，愚夫一至，偶识量己，实不忍自固於缀衣之辰，拒违於玉几之侧，遂荷顾托，导扬末命，虽嗣君弃常，获罪宣德，王室不造，职臣之由。何者？亲则东牟，任惟博陆，徒怀子孟社稷之封，何救昌邑争臣之讥，四海之议，於何逃责？且陵土未乾，训誓在耳，家国之事，一至於斯，非臣之尤，谁任其咎？将何以肃拜高寝，虔奉武园，悼心失图，泣血待旦，宁容复徼荣於家耻，宴安於国危？骠骑上将之元勋，神州仪刑之列岳，尚书古称司会，中书实管王言，且虚饰宠章，委成御侮，臣知不愜，物谁谓宜？但命轻鸿毛，责重山岳，存没同归，毁誉一贯，辞一官不减身累，增一职已黩朝经，便当自同体国，不为饰让。至於功均一匡，赏同千室，光宅近甸，奄有全邦，殒越为期，不敢闻命；亦愿曲留降鉴，即垂顺许，钜平之恳诚必固，永昌之丹慊获申，乃知君臣之道，绰有馀裕，苟日易昭，敢守难夺，故可庶心弘议，酌己亲物者矣。不胜荷惧屏营之诚，谨附某官某甲奉表以闻，臣讳诚惶诚恐。〈《文选》，梁书任昉传》，《艺文类聚》五十一。〉

为范尚书让吏部封侯第一表

臣云言，被尚书召，以臣为散骑常侍吏部尚书，封霄城县开国侯，食邑千户。奉命震惊，心颜无措。臣云顿首顿首、死罪死罪。臣素门凡流，轮翮无取，进谢中庸，退惭狂狷，固尝钻厉求学，而一经不治，篆刻为文，而三冬靡就，负书燕魏，空殚菽粟，蹑八齐楚，徒失贫贱；既而分虎出守，以囊被见嗤，持斧作牧，以薏苡兴谤，赭衣为虏，见狱吏之尊，除名为民，知井臼之逸，百年上寿，既曰徒然，如其诚说，亦以过半，乱离斯瘼，欲以安归，闭门荒郊，再离寒暑，兼以东皋数亩，控带朝夕，关外一区，怅望锺阜，虽室无赵女，而门多好事，禄微赐金，而欢同娱老，折荽燔枯，此焉自足。陛下应期万世，接统千祀，三千景附，八百不谋。臣衅等离心，功惭同德，泥首在颜，舆棺未毁，缔构草昧，敢叨天功，狱讼讴歌，示民同志；而隆器大名，一朝总集，顾己反躬，何以臻此？正当以接白水，列宅旧丰，忘舍讲之尤，存诸公之费，俯拾青紫，岂待明经？臣云顿首顿首，死罪死罪。夫铨衡之重，关诸隆替，远惟则哲，在帝犹难，汉魏已降，达识继轨，雅俗所归，惟称许郭，拔十得五，尚曰比肩，其馀得失未闻，偶察童幼，天机暂发，顾无足算，在魏则毛玠公方，居晋则山涛识量，以臣况之，一何辽落。齐季陵迟，官方淆乱，鸿都不纲，西园成市，金章有盈笥之谈，华貂深不足之叹。草创惟始，义存改作，恭己南面，责成斯在，岂宜妄加宠私，以乏王事？附蝉之饰，空成宠章，求之公私，授受交失。近世侯者，功绪参差，或足食关中，或成军河内，或制胜帷幄，或门人加亲，或与时抑扬，或隐若敌国，或策定禁中，或功成野战，或盛德如卓茂，或师道如桓荣，或四姓侍祠，已无足纪，五侯外戚，且非旧章。而臣之所附，惟在恩泽，既义异畴庸，实荣乖儒者，虽小人贪幸，岂独无心？臣本自诸生，家承素业，门无富贵，易农而仕，乃祖玄平，道风秀世，爰在中兴，仪刑多士，位裁元凯，任止牧伯，高祖少连，夙秉高尚，所富者义，所乏者时，薄宦东朝，谢病下邑。先志不忘，愚臣是庶，且去岁冬初，国学之老博士耳，今兹首夏，将亚冢司，虽千秋之一日九迁，荀爽之十旬远至，方之微臣，未为速达。臣虽无识，惟利是视，至於亏名损实，为国为身，知其不可，不敢妄冒。陛下不弃营菅蒯，爰同丝麻，傥平生之言，犹在听览，宿心素志，无复贰辞，矜臣所乞，特回宠命，则彝章载穆，微物知免。臣今在假，不容诣省，不任荷惧之至，谨奉表以闻，臣云诚惶以下。〈《文选》，《艺文类聚》四十八，《初学记》十二。〉

为萧扬州荐士表

臣王言，臣闻求贤暂劳，垂拱永逸，方之疏壤，取类导川。伏惟陛下，道隐旒纩，信充符玺，六飞同尘，五让高世，白驹空谷，振鹭在庭，犹惧隐鳞卜祝，藏器屠保，物

色关下，委裘河上，非取制於一狐，谅求味於兼采，五声倦响，九工是询，寝议庙堂，借听舆皂。臣位任隆重，义兼家邦，实欲使名实不违，徼幸路绝，势门上品，犹当格以清谈，英俊下僚，不可限以位貌。窃见秘书丞琅邪臣王暕，年二十一，字思晦，七叶重光，海内冠冕，神清气茂，允迪中和，叔宝理遣之谈，彦辅名教之乐，故以晖映先达，领袖後进，居无尘杂，冢有赐书，辞赋清新，属言玄远，室迩人旷，物疏道亲，养素丘园，台阶虚位，庠序公朝，万夫倾望，岂徒荀令可想，李公不亡而已哉？前晋安郡侯官令东海王僧孺，年三十五，字僧孺，理尚栖约，思致恬敏，既笔耕为养，亦佣书成学，至乃集萤映雪，编蒲缉柳，先言往行，人物雅俗，甘泉遗仪，南宫故事，画地成图，低掌可述，岂直《鼠廷》鼠有必对之辩，竹书无落简之谬。暕坐镇雅俗，弘益已多；僧孺访对不休，质疑斯在；并东序之秘宝，瑚琏之茂器，诚言以人废，而才实世资，临表悚战，犹惧未允，不任下情云云。〈《文选》。〉

为褚谘议蓁让代兄袭封表

臣蓁言，昨被司徒符，仰称诏旨，许臣兄贲所请，以臣袭封南康郡公。臣门籍勋荫，光锡士字；臣贲世载承家，允膺长德，而深鉴止足，脱屣千乘，遂乃远谬推恩，近萃庸薄，能以国让，弘义有归，匹夫难夺，守以勿贰。昔武始迫家臣之策，陵阳感鲍生之言，张以诚请，丁为理屈。且先臣以大宗绝绪，命臣出纂傍统，禀承在昔，理绝终天，永惟情事，触目崩殒，若使贲高延陵之风，臣忘子臧之节，是废德举，岂曰能贤？陛下察其丹款，特赐停绝，不然，投身草泽，苟遂愚诚耳不胜丹慊之至，谨诣阙拜表以闻，臣诚惶诚恐以下。〈《文选》。〉

一日被司徒符印，称诏旨许臣兄贲所请，以臣绍封南康郡公。臣世属启圣，运偶时来，尚德畴庸，先锡士宇。臣贲载世承家，兄居长德，而量己夙退，内事园蔬，以臣行达幽明，早酷荼苦，贲天伦契至，友爱淳深，非直引《　脊推温，故逃迹让位，鞠育提养，以及人次，事死让生，尚均脱屣，取信十室，本若锱铢，乃远谬推恩，近沾庸薄，能以国让，弘义有归，匹夫难夺，守以勿二。昔武始迫家臣之策，陵阳感鲍子之言，张以诚请，丁为理屈。且大宗绝绪，命臣出缵傍统，禀承在昔，理绝终天，永怀情事，触感崩裂。伏惟陛下俯权孤门哀荣之重，爰夺臣贲一至之轻，察其丹款，特赐停绝，至公允穆，微臣克幸。〈《艺文类聚》五十一，案，此表较《文选》所载多出百馀字。〉

又表

近冒披款，庶蒙哀亮，奉被还诏，未垂矜允，伏读周遑，罔置心诚。臣本凡劣，身名不限，标一善不足以验风流，存一让不足以弘进止；若乃富埒千驷，贵有邦家，二者之来，不期而至，中人犹其趑趄，凡近固宜勉勖；直以门绪有归，长德无二，若使贲高延陵之风，臣忘子臧之节，是废德举，岂曰能贤？陛下留心孤门，特深追远，故臣穷必呼天，凭威咫尺，贲婴疾沈固，公私废礼，逢不世之恩，遂良己之志，确然难夺，有理存焉。臣既承先旨，出缵傍统，受命有资，反身何奉，叙心感悼，勉义迫躬。臣贲息霁，年将志学，礼及趋拜，且私门世适，二三攸序，若天眷无已，必降殊私，乞以臣霁奉膺珪社，伏愿陛下圣慈，曲垂矜慎，如蒙哀允，施重含育。〈《艺文类聚》五十一。〉

为范始兴作求立太宰碑表

臣云言，原夫存树风猷，没著徽烈，既绝故老之口，必资不刊之书，而藏诸名山，则陵谷迁贸，府之延阁，则青编落简，然则配天之迹，存乎泗水之上，素王之道，纪於沂川之侧，由是崇师之义，拟迹於西河，尊主之情，致之於尧禹，故精庐妄启，必穷镌勒之盛，君长一城，亦尽刊刻之美；况乎甄陶周召，孕育伊颜。故太宰竟陵文宣王臣某，与存与亡，则义刑社稷，严天配帝，则周公其人，体国端朝，出藩入守，进思必告之道，退无苟利之专，五教以伦，百揆时序。若夫一言一行，盛德之风，琴书艺业，述作之茂，道非兼济，事止乐善，亦无得而称焉。人之云亡，忽移岁序，鸱　东徙，松槚成行，六府臣僚，三藩士女，人蓄油素，家怀铅笔，瞻彼景山，徒然望慕。昔晋氏初禁立碑，魏舒之亡，亦从班列，而阮略既泯，故首冒严科，为之者竟免刑戮，致之者反蒙嘉叹，至於道被如仁，功参微管，本宜在常均之外，故太宰渊、丞相嶷、亲贤并轨，即为成规，乞依二公前例，赐许刊立，宁容使长想九原，樵苏罔识其禁，驻跸长陵，輶轩不知所适。臣里闾孤贱，才无可甄，值齐网之弘，弛宾客之禁，策名委质，忽焉二纪，虑先犬马，厚恩不答，而敝帷毁盖，未蓐蝼蚁，珠襦玉匣，遽饰幽泉，陛下弘奖名教，不隔微物，使臣得骏奔南浦，长号北陵，既曲逢前施，实仰觊後泽，傥验杜预山顶之言，庶存马骏必拜之感，临表悲惧，言不自宣，臣诚惶已下。〈《文选》。〉

为皇太子求一日一入朝表

臣闻内竖告安，姬昌怡色，鸣鸡戒旦，周发冠履，或以凉燠之侯，晨昏异宜，膳羞之和，鼎饪殊节，一辰三朝，称情犹简，终日承颜，在理斯愜；且长寿之对，抚循无已，驰道未穷，顾怀不辍，岂直下动天至，固亦上结慈衷。自顷半旬乃朝，遂为通制，事逾信次，义乖晨省，一日万几，不敢三尘御省，每旦改宿，特乞一至寝门。〈《艺文类聚》

十六。〉

为王思远让侍中表

行则六尺之内，陪接天光，语则亲玺申命，诚信区宇，献可替否，出纳惟几，敷奏於金华之上，进让於玉堂之下，金迁七贵之茂，玉粲二公之孙，虽复仲蔚孤绪，元卿末裔，不阶民誉，妄承典私。〈《初学记》作曲知〉者也。〈《艺文类聚》四十八，《初学记》十二。〉

为萧侍中拜袭封表

诏书拜臣袭封竟陵郡王。臣以凡庸，素乏才值，皇朝尚德，诏爵惟贤，遂复出修职贡，入颁卿士；但有道之守，海外重扃，蕃篱近甸，无劳击　斥，仰阅旧章，俯增私感，报国承家，岂云万一。〈《艺文类聚》五十。〉

为梁公请刊改律令表

臣闻淳源既远，天讨是因，画衣象服，以致刑厝，草缨艾韠，民不能犯。及淳德下衰，运距浇季，汤形禹政，不足禁奸，九法三章，无以息讼，所以赭衣塞路，圄犴成市，凝脂已疏，秋荼非苦，奸吏为市，生杀并用，可谓恸哭，岂徒一绪？夫肖貌天地，禀灵川岳，受体爱敬，发肤为重，流矢影风，顾有忧色，而当妄加刳斫，金木为伍。且夫刻木不对，画地不入，畏避若是，而动贻非命，王道为亏，良在於此。法开二门，为政之蠹，生杀多绪，谁其适从。〈《艺文类聚》五十四。〉

上一卷

下一卷

全梁文

此南北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